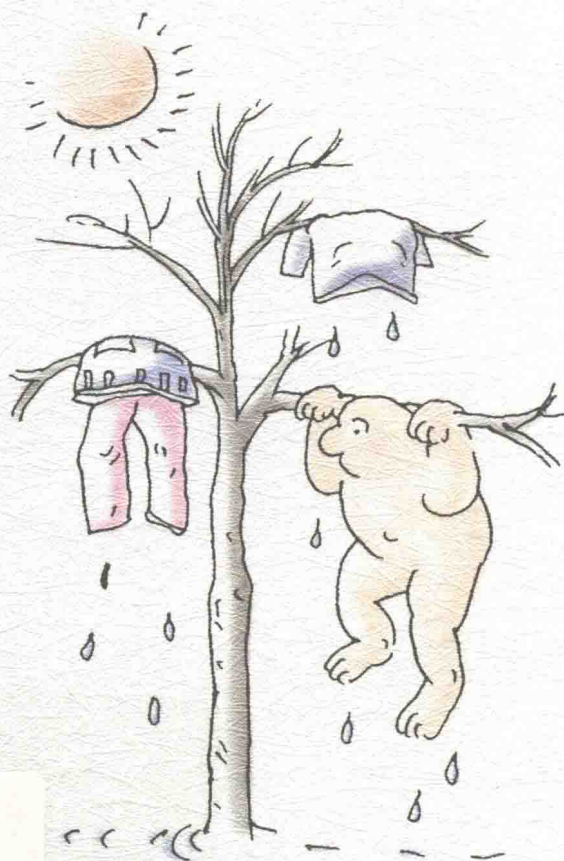


北冥有鱼：

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郑少雄 李荣荣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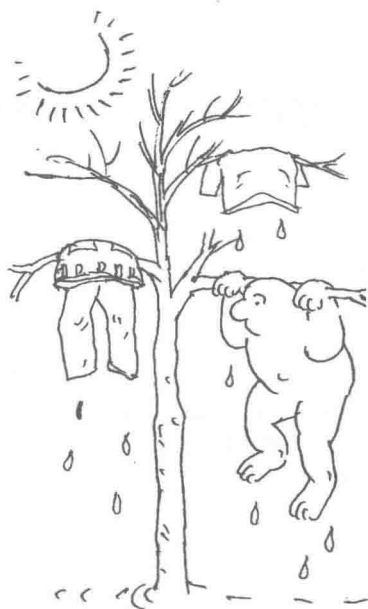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冥有鱼：

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郑少雄 李荣荣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郑少雄，李荣荣
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494-2

I.①北… II.①郑…②李… III.①人类学—调查
研究 IV.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7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郑少雄 李荣荣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94-2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6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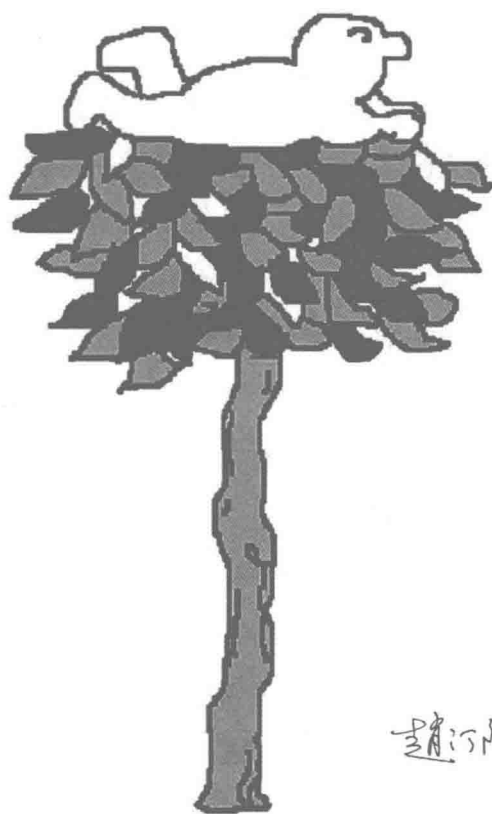
定价：36.00 元



Go ahead as you did in the past

路径依赖

畫：阿陽



回归自然

2012年我有机会重访台湾地区，期间经师姐黄智慧介绍，认识了台湾大学谢世忠教授——一位视觉上心宽体胖的人类学家。他送了我一本书，名为《喂鸡屋人类学——迷你论述101》（2011）。本书挥洒洋洋30余万字，记录了自1990以来至今的20余载始终如一的一种关怀——审视人类学（者），我是谁？作者将美国西雅图的韦奇伍德（Wedgwood）度假村称为“喂鸡屋”，每年暑期“躲进小楼成一统”，整理、书写他从事人类学后邂逅他者的心路历程。与卷宗浩繁、理论沉重的八股作相比，作者以第一人称，以鲜活的文笔，真实地记述了作为人类学者围绕他者和自我的事件和情感流动，给读者以游学悟道的感觉，并能够感受其中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浦序——寻常事的真知灼见”中这样评价道：莫因“迷你论述”篇幅短小、文笔诙谐而忽略其中真意。如果说自然科学的产出是物质性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产出则是人性和思想性。我相信本书中的众多作者也同样，在各自的田野中表达了自己的人性。在田野里，我们不应该用一种恰似培养植物人式的技术性客观主义的方法去主体化，或者把研究者自我的意志掩藏起来，还要声称所谓的“客观性”。没有意志的客观性是一个伪命题！



借人类学的一个经典词汇“库拉圈”来表述人类学界不分男女老少、相互见文见志的学术批评活动是恰如其分的。它事出有因。人类学者常常独自一个人在外做长时段的田野工作，所获不仅是民族志，还有与其田野及其研究对象割舍不下的那份情感。这份情感渗透于作为人类学者的学术立场之中，具有鲜活的、充满喜怒哀乐的情绪流动。这说明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并非仅仅以“科学者”的姿态出现，他（她）首先是一位与自己研究对象本质上并无差别的主体人的身份出现，客观上形成他者双方在田野中的邂逅。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与田野工作过程中结识的当地人一样，人类学者也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也正因为如此，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起码要过四关，即语言关、生理关、生活方式关和价值关，他（她）不可能“净身”为一种唯科学主义式的“技术性客观主义”者，因为在人类学视野里，所谓的“客观性”表现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特征上，因而才会有人类学者对各自田野的那份真情。正如本次征文中所说：“这种经历既是个体的，同时也是因为遭遇异文化所导致的公共事件。人类学知识洞见正是在这些貌似荒诞不经的经历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文化自觉的产物。人类学者与当地居民一样，尽善尽美地成就各自作为文化人的角色，于是喜怒哀乐的情感也伴随着整个田野工作的过程，其“理解”也是在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呈现，作为产出的民族志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本书以微型故事为体裁，作者都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人，他们中间有院士，也有刚出徒的研究生；但他们在异文化中邂逅他者，经历

了文化摩擦、文化理解，其中记录了活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的喜怒哀乐——成功、失败、喜悦、沮丧、无奈……这些又被调侃为作为人类学者“成人礼”的修行。这一过程充满了作为他者进入另一个他者世界的情绪与反思；给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提供了借鉴、反观的素材。它可读性强，同时又对学习人类学专业的学人有“前车之鉴”的意义。与正式的讲座、论文等相比较，本书中看似个人的故事，其背后折射出对异文化理解的寓意。坦率地说，这样的短文，如若没有丰富的田野经历也就不会有对文化的自觉，要么成为现象上的“奇闻异事”，要么就会成为后期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那种藏在背后的窃窃私语和谩骂……理解应当是建立在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际交往的结果之上。同理，文化在相关关系中相互定位，因而我们也是他者的一部分。本书中的逸事将告诉读者，人类学的民族志是在鲜活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是在学习他者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他者对人类学者的贡献不是以客体身份，而是以主体身份成就的，这恰恰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承载各自文化的主体。正因为人际交往具有传承和传播两大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史为鉴意在当下，他山之石意在自我。

罗红光

北京库拉图“六号贡院”岛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序：看，那些胡天胡地的人类学者们

当罗红光教授在我们的小范围里宣布即将发起这本《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征文时，我的心中窃喜道：我们蹿红的机会来了！至少名气超过你罗老师怕是小菜一碟吧？

凭啥？没搞错吧？

奈杰尔·巴利（Nigel Barley）是哪根葱？相信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多数人都要面面相觑。但是有一篇导读文章里提到，就是这位奈杰尔·巴利，竟然是英国大学生最熟悉的人类学家，其知名度甚至高出列维-斯特劳斯。我的乖乖，这位老兄干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写过两本叫作《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与《虫灾：重返非洲丛林》的书，极尽嬉笑怒骂、装疯卖傻之能事，曾经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要命的是这两本书只不过是关于喀麦隆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田野逸事汇集而已。

好了，这下该有眼力见儿了吧？写写田野逸事就可以让自己的名声一举超过师辈，只要你够刻薄，够麻辣，够有反思、反讽乃至反对的“三反”勇气。但是，当收到了本书最初的一些篇章之时，我和小伙伴们——至少是我，可能也只是我——气馁了。原因呢，一是罗老师亲自



下手了，不仅如此，他还抖出了自己“鬼门关上走过一回”的猛料来，相比之下我们的田野经历是多么乏善可陈。二是我们自己屡屡打开电脑又一再掷“笔”兴叹：这样的文类其实真不会写呀！作为吃这碗饭的年轻一代职业人类学者，我们的唯一使命似乎只剩下用貌似高深的理论来引领支离破碎的民族志材料——或反之，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创造自以为是的理论，或干脆两者皆有——从而在十几个人的会议上色厉内荏地宣读（其中至少有一半儿听众在打哈欠），或者，在专业期刊上缩头缩脑地露个小脸（引用率则都是靠小伙伴们友情支持）。

让我们细细反省一下。上述职业性的压力，也就是所谓学术论文的规范性训练（秀逗了吧，谁不知道我们许多人的学术论文东拉西扯得比散文还“散”），是否已经使我们的日常写作变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写作天赋好坏是祖师爷赏饭与否的范畴，此处暂且略去不论。更要紧的是，我们是否对活生生、具有主体性的当地人和社区也缺乏真切的热爱与由衷的关注？而这种热爱和关注不但是书写人类学田野逸事的关键所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留在这个行当里的终极凭借。即使热爱和关注最终导致了奈杰尔·巴利式的辛辣嘲讽，但却仍不改他对多瓦悠人的温情与怀旧。没见他仅仅六个月之后就又屁颠儿屁颠儿地重返非洲丛林了吗？

下面让我们回到本书吧。我深知我们大多数的人类学者其实既不缺真知灼见，亦不乏丹心热血。尤其是巾帼人类学者们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与识见，随便举几个人来说，比如郭于华对环保运动的执着参与，

对于当代社会治理的尖锐反思；丁宏勇闯北极冻土带，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刘绍华在大山里与吸毒及艾滋病感染者的常年共处；罗杨在异国他乡的深夜独自涉过洪水去空寂无人的寺庙等，几乎都值得大书特书。相比之下，像我这样的男学者的此生作为大约只能够得上“抽烟、喝酒、吹牛皮”“吃饭、睡觉、打婆娘”的庸常层次。

我无意通过贬低男性人类学者来取悦女学者们，否则大概会因为刻意的矫枉过正而仍然招致女权主义人士的抗议或批判。男人们的表现也很棒啊！你看，作为在儒家礼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华人，马腾岳已经能够老练自如地拥抱陌生女士了；作为法学（人类学）研究者，赵旭东对骗术已经得心应手了；身为大学里的教授，张士闪却一身江湖习气，动辄与人拳脚相加；更绝的是，作为高傲不羁的纳西人，鲍江已经跪得习焉不察了。

想想真是有趣，人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能让女从业者气概变得如此刚猛，男从业者身段变得如此“柔软善变”——也即，都变成自己的“他者”？还是说，这并非人类学的功效，只是应了刘新的结论，当代中国人实际上都具备“自我的他性”？

罪过罪过，我在这里似乎仍在不遗余力地调侃男性人类学者们。既然收不住，那就在语言的原野上继续信马由缰地驰骋吧，也不管男女长幼尊卑了，这就像本书的篇目安排，并不说明任何作者的重要与否。这个花了三年时间的小集子，真正展示了一种极其难得的多元性：一方面，当然是人类学者与“他者”遭遇之后的文化震撼和相互理解，这



也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其中既有半个世纪前徐杰舜对侗寨老太的病痛连声说“好得很”的笑料，也有30年前黄树民到邹平充当义务啤酒推销员的“义举”；虽是日本人，奈仓京子却找到了与归国华侨的相互认同，那就是似乎都“非中非日”，而刘正爱作为中国人，却屡屡被目为日本特务；从未出过象牙塔的Yeon Jung Yu与偏远南方的发廊妹们混得如鱼得水，而有过社会经验的汉子褚建芳在傣家寨子里却屡屡委屈得掉眼泪；吴乔在帕米尔高原啃吃生蛆的塔吉克死羊肉，他的恩师蔡华则在日内瓦和欧盟的官员品茗论道；张亚辉说晋水流域的村民去扑救山林火灾简直就是一场仪式和社交，何贝莉认为“和蝇共饮一杯茶”实际上是修行；夏循祥目睹绝食后从此不再说圣诞快乐，张原从地震灾区回来却主张要拜“观世音”了；初出茅庐的高美慧还有机会随时回访她的访谈对象并喝到家养羊肉汤，景军则只能浩叹他的中文专著出版之时，14位报导人已经凋零到只剩一人；吴晓黎和林红在田野中只因为坐了青年异性的摩托车就暗自伤神良久，彭文斌却有理由对某位同行（哈哈，也在本书中）在田野中言行不端居然还振振有词而愤怒痛惜不已。除此之外，不管是田野中的衣食住行、厕上马下，还是研究者自身的言谈举止、情感纠葛，都被人类学家写出了百般风情旖旎、万种回肠曲折。

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家或深情或不堪的回忆，其中既有他们经历过的人与事，也有他们看到过的世间风景。众目睽睽之下，王建民在广州的汽车上被“劫掠”了数月辛苦收集到的资料，这一段公案与他的《中国民族学史》几乎同样著名；罗红光历经数年准备，意欲往前东



德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不料柏林墙一夜坍塌，“田野消失了”，不免令人唏嘘人世之无常。陈刚作为多年的大学英语教师，在美国读博为专业词汇而疲于奔命；吕晓宇则在非洲加纳的菜市场和小“面的”上已经能够老练地讨价还价了。读者为纳日碧力戈描摹的林耀华先生的音容笑貌捧腹不已，也扼腕痛惜于“金沙江之子”萧亮中和心不在焉的洋教授王富文（Nick）的遽然早逝。王铭铭勾画了他满世界浪游的一幅幅浮世绘，潘蛟则在他熟稔的老巢魏公村一再试图转熟为生。黄剑波描写一只高傲的怒江公鸡，显然是在排解胸中之块垒；郁丹发现不吃大米的德国鸟，意欲表达的则是宗教转型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特质。看似个人化的回忆，却无处不在文化深描之中。

本书刚开始征稿时，我们初拟的名字是《芝麻开门》，意指人类学家总是自以为手握密码，能够轻易推开一扇扇异文化之门；待到辑录成书时，发现人类学家所窥伺到的其实只是不同文化之一斑，而即使这一点，也还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文化几乎就是庄子笔下的北冥之鱼，一则广大无匹，“不知其几千里”；二则形象善变，“化而为鸟”；三则空间易移，“将徙于南冥”。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是善做逍遥游的鲲鹏，要把握它真实、完整的面貌殊非易事，故而改为现名。而且，如果说“芝麻开门”体现了一种主位观点的话，“北冥有鱼”则是对客位视角的强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赵汀阳教授慨然应允为本书创作封面和书内插图，简直令本书蓬荜生辉。而一群人类学家愿意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一



位哲学家来进行重新诠释，一则表明人类学家服膺于哲学家的思想，二则意味着人类学自认亦有哲学之根。简直就是人类学家既谦卑又骄傲的双重心态的真实写照。

2013年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首倡并承办了“第一届京城人类学雅集”，得到了众多单位的鼎力支持。雅集之创设，乃模仿南岛渔人之“库拉圈”，意欲使京城人类学研究、教学机构形成一个无中心、多节点、强关系的交换链环。雅集试图形成的传统之一，就是让尚显弱小的人类学圈子（可怜见，自然是和社会学、民族学相比。杨清媚在田野中不就一直念念叨叨着“如何与社会学竞争？”），在特定的仪式场合，形成一种相互调侃戏谑的氛围，以激励同人诸君自励自强。首届之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相继举办了第二、第三、第四届，规模或未扩大，但组织形式日趋完善，年轻辈人类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也已逐渐羽翼丰满。譬如曾倡导在企业中设立“首席人类学家”（我很赞叹随喜这个创意，认为Chief Anthropological Officer之简称CAO尤妙）的朱靖江老兄，参加完第四届雅集后，就不免傲娇地在朋友圈自矜：“回想三年前第一次参加雅集，人是新人，视觉/影视人类学也几乎没有在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内。还好，如今多少有了一点起色”。

按照我们的自我界定，这本书算是“第一届京城人类学雅集”的延伸品之一。不管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把中国人类学界的初次尝试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这里。在库拉交换中，送出的一方要显得粗暴无礼，近乎

愠怒，而接收的一方也要同样地表现出憎恶、冷淡。犹记当时各岛各村群贤毕至，虽间或略有机锋，但大多还仅限于互相赞美对方之宝物。为砥砺吾等共同厕身的人类学，切望学界同人以及读者诸君，送出最“粗暴、愠怒”之批评。

郑少雄

于太舟鹄

丙申年春改定

目录

寄语（罗红光） 1

序：看，那些胡天胡地的人类学者们（郑少雄） 1

第一部分 相处之道

邹平田野调查趣事（黄树民） 3

凭什么跪你！（鲍江） 6

发自内心的尊重（景军） 7

一举两得（罗红光） 11

田野、文化与身体：Aloha，夏威夷给我抱抱！（马腾岳） 13

“赤脚医生”的剖腹产（邓焱） 19

跨文化视域看中日关系（奈仓京子） 22

“奶啰呵！”：50年前在侗寨的田野体验（徐杰舜） 25

无论田野是不是家乡，你都是他者（吉国秀） 28

看不见的手（刘谦） 31

悲伤的田野：突发事件的伦理反思（张多） 34



- 首次走进萨满世界（色 音） 36
- 田野工作中的“主”“客”关系（张佩国） 38
- 梅花拳的礼数（张士闪） 41
- “嘴巴多”的女人：女性人类学者在田野（沈海梅） 47
- 田野惊奇故事见闻录（杨清媚） 50
- 我在“社会”里的位置：边缘女性群体的保护与包容（Yeon Jung Yu） 53
- 让我难忘的点点事（陈 刚） 57
- 人类学家拿什么跟对谈者交换？（蔡 华） 60
- 神圣的田野（张小军） 65
- 舌尖上的田野（郑少雄） 70
- 那年·遇见花开（林 红） 73
- 示人以弱露真情：从我在田野中的第一次落泪得到的感悟（褚建芳） 77
- 田野逸事一箩筐（侯豫新） 82
- 埃及大花袍——记来自田野的穿衣震撼（王晨娜） 86
- 奔跑吧，人类学者！（刘怡然） 90
- 与珠娣在田野（赖立里） 93
- 讨价还价（吕晓宇） 97
- 喀拉拉的摩托车后座（吴晓黎） 102
- 回 访（高美慧） 106
- 那天下午，我被“纪录片”（鲍 江） 108
- 今夜无人入眠（郑少雄） 110